

文新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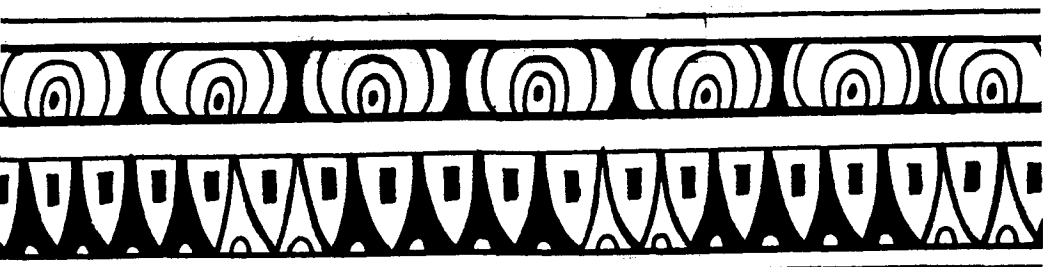
洗夫人



文新国 著

洗夫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 号

书 名：洗 夫 人

著 者：文 新 国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 100034 • 电报挂号 6550）

封 面：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375

字 数：275,000

版 次：199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书 号：ISBN 7-5033-0418-9/I·471

定 价：7.60 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文新国 专业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职称二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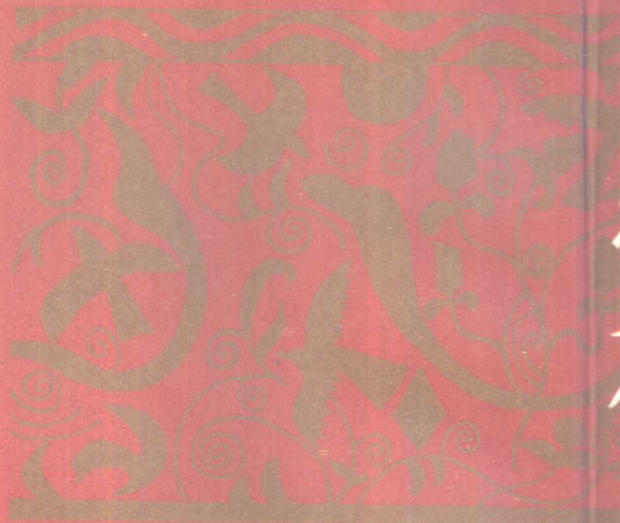
湖北荆州人, 1947年10月生。曾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 上海戏剧学院文学系, 武汉大学作家班, 获文学学士学位。

曾出版过报告文学集《王祥林》, 电视剧本集《原始巴人》。其中六集电视连续剧《洗夫人》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一等奖, 三集电视剧《巴人》荣获第三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评委奖。

责任编辑:蒲 苇

装帧设计:张 霜

责任校对:吴 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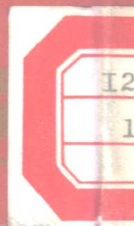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故事情节委婉感人、文笔柔美而真挚的传奇小说。冼英15岁时于危难中承接女酋长位,晚年被誉为“圣母”,其后裔至今遍布岭南各地及南洋诸国。

故事说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战乱频仍,而俚人首领冼英以其卓越的才智武略和少女真纯仁慈的品性,对内和好,统一了诸藩,对外与南朝汉官联姻,不仅赢得岭南百余年的和平,而且促进了民族的融和和进步。有关冼夫人的事迹后人多有述说,但成书出版这尚是首家,作者在同名获奖电视剧的基础上创作的该书,会从文学、文化、史学、和民族风情等各方面满足您……

ISBN 7-5033-0418-9/I·471 定价:7.60元(膜)



目 录

第一部 少女女酋长

第一章

- 1 先英杀蟒 (3)
- 2 冯宝的加冠礼 (13)
- 3 高凉山之乱 (29)
- 4 跨海平寇 (43)

第二章

- 5 同堂共审 (59)
- 6 神秘的冯氏家族 (72)
- 7 打亲入闺 (85)
- 8 婚礼与葬礼 (93)

第三章

9	俚人信神不信医	(113)
10	石祖崇拜	(118)
11	撕不破的黑布	(124)
12	生命之桥	(132)

第四章

13	风云突变	(139)
14	智取高州	(143)
15	赖石决战	(148)
16	凯旋受封	(165)

第二部 心灵的风暴

第五章

17	人胜节	(171)
18	高凉山作证	(177)
19	犯难的喜事	(180)
20	幽灵出峒	(185)

第六章

21	痛苦的抉择	(189)
22	广州大阅兵	(194)
23	渠帅劫狱	(200)
24	戴孝平叛	(208)

第七章

25	主降隆恩	(223)
----	------------	-------

26	玉树后庭花·····	(228)
27	三访慧谿·····	(234)
28	死谏陈后主·····	(240)

第八章

29	国丧·····	(247)
30	兵逼高凉山·····	(251)
31	夫妻诀别·····	(256)
32	挂丧易帜·····	(269)

第三部 夕阳山外山

第九章

33	孤独的圣母·····	(277)
34	圣母也是人·····	(282)
35	风雨黑荔林·····	(288)
36	圣母斩孙·····	(290)

第十章

37	难缚的野鬼·····	(298)
38	芒宣的末日·····	(304)

第十一章

39	老寿星难老寿星·····	(310)
40	白发人抬白发人·····	(315)
41	虎穴查赃·····	(319)
42	灵魂的炼狱·····	(332)

第十二章

- 43 回归山林..... (339)
- 44 江蒙蒙难..... (342)
- 45 计擒权奸..... (346)
- 46 尾声：槟榔树的信念..... (353)

后 记..... (355)

第一部

少年女酋长

第一章

1

冼英杀蟒

冼英决心杀一条大蟒，献给新来的汉官。这是俚人的规矩，凡是新官到任，大首领必须以蟒为献。

献蟒，是俚人对待汉人的最高礼仪。他们相信汉人的图腾是龙，高凉山没有龙，便以蟒当龙来表达俚人的诚心。

为了这份诚心，俚人常常要付出生命。冼英清楚地记得，她的阿爸，就是因此被巨蟒活活缠死的……

那时，她才五岁，没想到十年后的今天，阿妈让她接任了俚人大首领，更没想到在她出任大首领时，高凉郡又来新太守。她听说这位汉人新太守很年轻，是梁朝京城（南京）来的太学生。冼英很好奇，恨不得立刻杀一条蟒，亲自扛去见识见识这位新太守。同时，也让新太守看一看冼姑娘的本事。

夕阳映照着原始林莽，筛下的光斑像千万只太阳鸟在古道上跳跃。

十五岁的冼英斜背木石木弓，腰挂一字格剑，端坐在白马上。乌黑油亮的猎狗“短黑”，不时撒欢前窜。冼英不停地喝斥猎狗：“短，别乱跑，快回来。”那狗一听冼英呼唤自己的名字，便摇头摆尾地回到白马身边。远远望去，青藤古道上的白马、黑狗和身穿五彩筒裙的冼英组合在一起，活像梁朝张画师的一幅《梁宫人射雉图》。

马上的冼英目不暇接：龙鳞古松上歇满了秋去春回的白鹤，悬崖峭壁旁开满了姹紫嫣红的野花，杉树林像奔涌而来飘然而去的阵云，涧底的溪水也充满了一片柔情。冼英策马跃入溪流蹚水而行，马蹄扬起了飞溅的浪花……

溪流的岔道口，忽然传来雷鸣般的响声！冼英勒马寻视，一座银山似的飞瀑从半空落下。吓得短黑夹起尾巴狂叫着后退，冼姑娘却翻身下马惊喜地奔向飞瀑。

她一边抹着脸上的水珠，一边痴呆呆地想：这站起来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

第一次独自远行的冼英面对山奇水秀的大自然，充满了神秘感。她掬起一捧泉水一饮而尽，清甜的水润得她直想唱歌，但又觉不足兴。便扯起嗓子对着大山呼喊起来：“哦——哦——”山鸣谷应，回声阵阵。吓得飞禽走兽四处逃窜：鬼鸪、孔雀、越王鸟冲天而起，成群的白鹤像云团涌向山外。凶猛的鸢鹰，叼着一条饭铲头（眼镜蛇），在半空盘旋……箭猪、云豹、坡鹿和黑熊们，仓皇地向远方的原始林莽扬蹄飞奔。

苍松古柏却巍然不动，与杂生的相思树、苦楝树、刺槐、棺树、椰子树等组成了一条绿色的林带，恰似一条巨蟒缠绕着高凉山。这山是俚人的大本营，由冼氏世袭大首领，统辖岭南几十万俚人。这山原名高梁山，因古木丛生，盛夏如秋，故更名高凉山。

山上有株千年古榕。先秦后汉，曾两遭雷殛。尽管树心烧空，却长青不死。延绵到南朝的宋朝、齐朝和今日的梁朝，依然葱郁

如巨伞。俚人称它为神树，每逢树心喷吐白烟，必有凶事。不是汉人的中央政权改朝换代；就是部落内部要发生兵戈祸乱。近两日古榕突然冒烟，俚人不知道又有什么灾难临头。

洗英的阿妈占过鸡卜，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灾难。她是族人心中的偶像，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人称“刀箭首领”。她使用的俚刀一长一短，百人近不得身。此刀法为儿子洗挺所继承。她用的弓箭乃稀世的木石木制成，此木仅做成三张弓：一张自己使用，一张传给女儿洗英，一张赐给义子芒宣。汉人传说，老首领年轻时乳长二尺，作战时两乳搭在肩上，令人骇异。在俚人中老首领也有一段晚年佳话：五十大寿那一年，生下了洗英，被颂为“老树开新花”。

“刀箭首领”曾是俚人的骄傲，但她毕竟老了。按俚俗规定，“六十五，当传鼓。”老首领已没有权力再占有象征权力的铜鼓了。谁占有铜鼓，谁就是大首领。因此，四大部落的头人，都在密谋抢鼓夺权。老首领占过鸡卜后，突然决定将铜鼓传给洗英，以制止一场内部争权的厮杀。可洗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受命于危难之中，她只觉得当大首领很好玩，一夜之间所有的俚人都跪在了她的面前。我再也不是孩子了，有权决定一切。“我要独自进山杀蟒”她这孩子气的任性，却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她感到从此自己彻底自由了，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哗啦啦”一阵响声，洗英警觉地抬头。原来是群兽逃窜时，惊动了雀鸟，扑扑棱棱地从树冠上和草丛中飞出一只只桐花凤、绿鹦哥、白鹇、锦鸡……突然在她前方落下一只色彩斑斓的太阳鸟。这种鸟小时候芒宣哥曾经送给她一只，叫声悦耳，羽毛鲜亮。今天她也要亲手抓一只回敬给芒宣哥。那太阳鸟不知是惊魂未定还是不懂人有侵它性，竟呆立不动。正待洗英用葵叶斗笠扑向它时，短黑汪汪一阵乱叫，吓飞了太阳鸟。气得洗英用马鞭追打短黑，短黑发出一种反抗的吼叫声。“凶什么？”洗英很认真地告诫短黑：

“短，从今天起我已不是孩子了。”

暮霭四合，天已不怎么明亮了。洗英这才记起杀蟒之事，她懂得这是阿妈故意让族人们看一看自己的本领。阿妈的声音还回响在她的耳边：“族人们，我的女儿洗英已满十五岁，我已经凿掉了她的犬牙，她已成年了。让箭猪云豹尝尝她的箭法，让祖公雷公看看她的胆量。”

傍晚本应是蟒出来觅食的时光，可洗英转了许久也没发现蟒的踪影。她噘着嘴嗔怪白马太显眼，吓跑了蟒。于是她便把白马拴在一棵赤梨树上，大声对狗说：“短，随我钻到林子里找蟒去。”

密密麻麻的灌木林长满了红藤刺，洗英的手脚被划开了一道道血口。她不顾一切地向散发着香味的草丛中摸去，阿妈说过，凡是草木生香的地方必有香狸。短黑好像发现了什么，冲着一簇红藤叫了起来。洗英蹲地一看，果然是一只金钱豹似的香火狸。她兴奋地开弓放箭，谁知一箭射空，反倒惊跑了火狸。气得洗英掷弓于地，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突然短黑又狂叫起来，洗英拾弓朝它喊叫的地方一看，木槿花下立着一只坡鹿。这一次，洗英不慌不忙地瞄准了坡鹿，将弦拉到极限处才松手放箭。箭到鹿翻，洗英和短黑猛地扑上前去。这是一头小鹿，鹿角刚刚出顶，满身的绒毛还未长齐，毛色斑斓十分可爱。洗英猛地将它抱在怀中，一边梳理绒毛，一边轻轻取出腿上的毒箭。又用解毒药敷好伤口，放下小鹿说：“小坡鹿，我不杀你，找你阿妈去吧。”

那鹿一着地就想跑，猛地趑趄倒地。洗英急忙扶起惊魂未定的小鹿，叮嘱它不要怕，慢慢走。短黑急了，飞奔上前咬住小鹿不放。

洗英厉声道：“短，过来。”

短黑仍不松口，洗英举剑威吓，那鹿才得以脱身，一瘸一拐

地离开。洗英望着小鹿一路洒下的血迹，非常心疼。一直目送小鹿在视野中消失……

夜像一块黑布罩住山林，四周什么也看不清了，洗英只好拾起长弓打原路返回。哪知转了三圈，又转回到灌木林。洗英有些紧张了，再次向林外寻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森林哪儿有路啊，洗英越转越迷，转到一片古藤倒悬的绝壁上，只见一张巨蟒脱壳的皮在风中摇曳！她再也不敢向前迈动一步了，悬崖下是一片恐怖的深渊，四周的古藤像一具具倒挂的尸体！吓得洗英紧紧抱着短黑壮胆。

夜是兽的世界，各种恐怖的叫声纷纷传来。洗英分不清是熊还是豹。只觉他们都要来吞食自己！“嗷——”一声惨叫从头顶响起。亮着蓝眼的鬼鸱正盯着她。吓得洗英双手捂眼大声哭了起来……

短黑也不知主人出了什么事，只顾用舌头舔着洗英颤抖的手。

惊恐中的洗英突然怨恨起阿妈，为什么听任自己单人独骑到魔窟中来？一有怨恨，许多旧帐也涌上心来。似乎阿妈从来就没把自己当女儿看待。虐待狂似地训养她男性化：每掉一次眼泪，一次羞怯，一次惊呼，都要遭到严厉的训斥。自幼就不让她同小女孩玩耍，如果在竹楼内久呆，阿妈总是凶狠地说，去，到太阳下面练武去。短剑长弓成了她唯一的乐趣。最苦的莫过于读汉人的经书，稍不用心就会受到阿妈的鞭打。十五年的强化教育，使洗英越来越觉得母亲十分残酷。爱与恨在心中交织，顿时产生一种莫名的愤怒……

一想到此，她突然忘掉了恐惧，猛然拔出闪光的一字格剑，随时准备与周围的一切来犯者决斗。

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嘹亮的马嘶声。洗英心中一振，“蹭”地站起来向马声循去。

洗英不明白，这马为什么叫声不停，好像在有意召唤她。

待冼英离马嘶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她突然发现了一堆火，火边立着一个黑影。

“谁？”冼英取出倒勾毒箭对准黑影问。

“我。”回声很轻。

“你、你是谁？”

“怎么，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冼英觉得像芒宣，走近一看，果然是他。

芒宣上身赤裸着，下身兜着一条“包卵布”。火光映着他青春强健的肌肉，像一头壮实的小牛犊。

冼英原地打量芒宣，突然感到了一阵急促的心跳。她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认真地看一个男人。从小耳鬓厮磨在一起的伙伴，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位勇武剽悍的汉子呢？冼英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芒宣的父母是俚峒的峒主，在辅佐老首领统一乌浒部落、登部落，也部落俚部落的战争中，先后战死。芒宣六岁便成了孤儿，一直由老首领当义子抚养。十年间，芒宣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性格：孤独、傲慢、豪爽粗犷又极端狭隘。但芒宣为维护俚人的利益，却从来不惧生死。年仅十六岁，便当了俚峒峒主，战功赫赫，被老首领称为：“俚人的雄鹰”。冼英待他胜似亲阿哥，因为芒宣比冼挺机灵。

“英妹！”芒宣边叫边迎上前来。

冼英激动地说：“真是你来了？”

芒宣一甩马鞭得意地指着冼英：“我来保护你。”

冼英这才恍然大悟，那马嘶声原来是芒宣鞭打他的黑马在召唤自己。

“饿了吧？”芒宣一问，冼英顿觉饥肠辘辘。

芒宣急从马背上取下米袋：“英妹，我带来了你最爱吃的山栏香糯。”